

香港古文教育的 現在和未來

訪何志華教授

■ 文：蔡卓慧

何志華教授



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主任，中國古籍研究中心主任，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研究員。研究範圍包括古代文獻、古籍校勘、工具書編纂。

何志華教授在中大任教古文研讀課程多年。訪問何教授前，向中大舊生打聽，上他的課有甚麼感受？獲得的竟不約而同是「有趣」、「生活化」等「非典型」答案。再翻翻何教授的資料，他現任課程發展局委員，曾參與古籍電子化計劃，且有多年古典文學教研經驗。請他分享對古典文學的看法，並替香港古文教育「把脈」，實在不作他選。

研讀古籍的得着

何教授在古籍研究的範疇，可說是「紅褲子出身」，功力深厚。修畢中大中文系的碩士課程後，他參與當年由劉殷爵教授主持的「先秦兩漢全部傳世文獻電腦化資料庫」建構工作，其間大量閱讀和校勘文獻的不同版本、注釋。「後來進入中文系，要兼顧行政工作，少了時間讀古文，還有點掛念呢！」對於閱讀古文的好處，他深有體會。「研究古籍有兩個主要的好處。第一是加深對古代漢語的認識。漢語從古代發展到現在，有很多詞匯是古今通用的，如現在常用的『舊時』在唐人劉禹錫詩句『舊時黃謝堂前燕』中已出現；我們現在說一個人好『相與』，這詞早見於《莊子·大宗師》。認識古代漢語，便會明白很多詞語到現在仍通用，與我們的距離並不遙遠。

「第二個好處是能增加個人對中國文化的認知。古籍往往反映中國的優美文化和悠久歷史，例如我們在《論語》中讀到孔子和學生之間的相處，可看出一些在現代已不多見的情義，因此會生嚮往之心。多閱讀古典文學作品，對個人的涵養、素質、語言能力皆有助益。」

「打動」學生的方法

何教授承認香港的中文教師面對多方面的局限，例如學生對文學普遍興趣不大，課程、考核偏向重視能力等，但他同時認為香港的中文教師水平很高，他建議教師從文化、品德情意和語文能力三方面「打動」學生。「首先要讓學生領略古典文化的精髓。與現代文學相比，古典文學對學生來說的確隔膜較大；但事實上理解文言文是有一套方法可依循的。現在學生的思維能力很強，只缺乏文言文理解方法的訓練。若能教導學生有效檢查工具書、查閱注解，他們便能讀懂古文。例如從蘇軾的《前後赤壁賦》中可看出道家思想；《莊子·齊物論》中莊周夢蝶的故事則意境清楚，不難理解。若學生有機會細讀這些經典，思考空間會拓闊；中文學習便可擺脫純實用性的鍛煉，充滿樂趣。」

至於讓學生領略古典文學的情意，可從歷代情詩入手。「它們都寫得極美，如漢樂府《上邪》寫戀人的誓詞，情深意切；《論語·雍也》寫孔子學生伯牛患癱瘋，孔子仍『自牖執其手』，這種情感很高尚。如學生理解這些古文，一定會有感受。」

的學生的能力，的確有良莠不齊的情況。有的學生經過多年讀、聽、講、寫和綜合的訓練後，語文表達能力大致還可以，在導修課作報告時，甚至能表現出較強的語文能力；有的公開試成績平平，對中文又不特別感興趣，他們的語文能力便有些問題。」

在去年的一篇報章訪問，何教授指出現時中國語文科考試較着重語文技巧，對文學作品的賞析較為缺乏；雖然學生的中文能力沒有顯著低落，卻欠缺文化素養、內涵虛空。「從學生如何處理情感，也看出兩代學生的分別。現在的學生會為了一首流行曲感動流淚。這情況在我讀書的年代較罕見，因為我們知道那些不是上乘的文學作品，更優美動人、更值得哭的詩詞多着呢！從前我有一個學生受家庭問題困擾，到百萬大道（中文大學校園本部的長型空地）散步，並唸蘇軾《定風波》來開解自己。他從詞中明白人總會經歷失意挫敗，即使才華橫溢如蘇軾也不例外，從而產生共鳴，憂愁得到紓解。學生通過閱讀古典文學獲得的涵養和處理情感的能力，過去的學生一定比較優勝。」

「現在學生的確做到口若懸河，但卻明顯內涵虛空、情感脆弱。年輕人應把握機會豐富自己的內涵。在歐洲地鐵，年輕人拿着厚厚的文學名著讀是平常事，但我們會看到本地年輕人在地鐵閱讀《唐詩三百首》嗎？少看書便內涵空虛，這種空虛導致目光短淺，只想到解決眼前問題，鮮有高瞻遠矚，以廣闊的胸襟看世界。年輕人缺乏宏觀的眼光和視野，在急功近利、節奏急促的社會裏，容易迷失自我；或心靈脆弱，覺得偶然的挫敗無比沉重——這是社會應該關心的。」

實踐古典文學教育

在何教授心中，學習古文的好處多不勝數，因此他在中文大學推動古典文學，可謂不遺餘

多讀古典文學還可提升現今學生常為人詬病的語文能力。「現在人們普遍詞匯貧乏，凡事以一個『勁』字概括。從唐詩、宋詞，學生可學習各種寫作技巧和精煉準確的用字。現在我們以『毛髮』統稱身上的毛和頭髮，但在古代，每個部位的毛髮都有專門名稱：如鬚（下顎）、眉（眼睛上）、鬢（兩耳前）、鬅（上脣）、髮（頭頂）。除了字義精準，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『頭髮』、『眉毛』、『鬍鬚』等詞語，在今天仍然沿用。」



何教授主持的中國古代典籍網上文庫計劃。

新、舊課程下的學生

近年中學課程改革不斷，包括中國語文科廢除範文、考核着重讀寫聽說能力、中國文學科成為選修科目等，有人認為這是學生語文能力下降的原因。何教授在中大任教多年，觀察過從新、舊中文科課程走出來的學生，對於他們表現出來的能力和特點，也有一些個人看法。「新課程下

力。在即將來臨的新學年，大學四年制正式實施，何教授視這為改良現有中文課程的契機，中文系由是籌劃了一個全新課程。「今年9月，第一批四年制大學生入學。他們在進大學前接受的六年語文培訓，較側重能力訓練。若要達致層次較高的語文學習，必須通過文學教育。」

何教授很高興中文系的理念獲中文大學和其他學院一致認同。新中文課程目的在引導學生多接觸古文，並減少考核壓力，讓學生輕鬆享受古文之美。課程重點之一是按學院設計專門語文課程，引導學生閱讀與主修範圍主題相近的作品。「如醫學院學生須閱讀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，這篇文章文字流暢，值得學習；當中部分內容也適用於今天，如文中提到『病有六不治』，指出六種不能醫治的病人的心理，現今醫生也會面對。」

對於普遍文學基礎較佳的文學院學生，何教授則建議採用小思老師提出的文學散步方法，到作品描寫的場景作實地觀察。「例如余光中曾寫《沙田山居》，我們會帶學生到中大的聯合山頭，讓他們踏足余氏寫這作品時所處的位置。目的是引起學生對文學的興趣，從而提升語文能力。」

作為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的委員，何教授也致力向當局宣揚中大課程的理念，希望惠及莘莘學子。「我介紹中大新課程時，議會其他委員包括課程發展處的官員、教師、校長等都認同文學教育應是中國語文教育的核心，可惜過去的語文教學改革，淡化了文學欣賞的重要。我也向課程發展處積極提議，希望他們考慮把文學重新納入語文課程和考試範圍。」

「中大曾召開研討會，向本地八大院校介紹中大的語文課程。當中有些院校仍較重視語文的實用性，但也有超過半數其他院校的同工表示支持。他們希望中大的課程能夠成功，以作為其他院校在語文課程重新注入文學元素的根據。在社會上，部分家長、校長會有這種誤解：中國文學和中國語文科是重疊的。我們希望能改變他們的看法，讓學校多開設中國文學科，家長也不要反對孩子讀中國文學。」

在中學推動古文教育

在學校裏，教師的教學往往受課程和考試限制，學生視學習古典事物為畏途，古典文學教育還有發揮的時間和空間嗎？何教授認為可把文學科和語文科分開看，文學科沒有讀、聽、講、寫能力考核的制肘，教師有較多空間和同學研讀作品。語文科教師要在達到考核要求的同時，讓學生領略文章的文學性，這是主要困難所在。

他建議老師教課文時，可嘗試結合文章的文學性和實用的技巧。「學生多讀文學作品，有助提升他們的讀、聽、講、寫能力。例如訓練說話能力時，我們會教學生在討論時在適當時候作總結，使用的語言要有總結性。但其實在一些帶論說性質的古文，如蘇東坡的《留侯論》，也有發揮總結作用的關鍵句子。我



何教授授課以有趣見稱，他喜用生活化例子講解字義。

們閱讀這些文章，便能同時學到寫作論說文的技巧、在小組討論裏作總結的技巧，還有聆聽核心句子的能力。當然最理想是在課程裏重新注入文學元素，考核也不再只考能力。」

何教授在中文系裏以課堂生動有趣聞名，深獲同學欣賞。他是怎樣做到的？「首先我認為語文教師本人應熱愛古典文學。記得當年我的老師教《書經·秦誓》，這篇文章頗深奧，但當我第一次聽老師朗讀時，覺得當中的情感很美，臣子對國家興亡的感觸很動人。可見教師引導是很重要的。把文獻講得生動，其實很多人都能做到。現在的教師懂得運用多媒體，切入點就更多了。」

「其次該給予學生思考的空間。學生普遍誤解學古文即不求甚解地背誦，這樣當然會感到沉悶。古漢語的學習材料實在有很多思考空間，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記述高祖和項伯『約為婚姻』，我們可問學生：高祖和項伯皆為男子，怎麼可以『約為婚姻』呢？由此帶出古代的『婚姻』，其實是『結成親家』的意思。教師應引導學生思考關鍵的義理，以引起學習興趣。若學生有興趣，便會閱讀；閱讀得多，語文能力自然能夠提升，因果關係不是很明顯嗎？」

便等於中文好，其實以中文作為母語的人，應該對自己的中文程度有更高要求。『知其不可而為之』吧，事實上回歸後我也看到一些好的跡象：社會上對具中文涵養人才的需求逐漸提高，社會對中文日益重視。近年有不少中文系畢業生投身商界，因為商業機構也需要中文能力高的人。」

至於對學生語文、文化內涵的培養，則要長時間的教學和浸淫。「我很高興見到一些學校帶學生到國內參觀，和舉辦寫書法等活動，讓學生接觸傳統文化；還有一些任教師的舊生告訴我，他們的學生會自發地研讀中國文學，這些都是可喜現象。課程改革十多年了，社會開始凝聚共識，逐漸出現把文學元素重新注入中文學習的聲音；我們在中大提倡古典閱讀獲得大學接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，意味大學社羣認同這個價值觀。」

在訪問中，何教授多次提及他對本地語文教師質素和熱誠的欣賞；他也堅守崗位，在課程、制度上出謀劃策。一眾有心人孜孜不倦地在語文教育的路上默默耕耘，香港的古典文學教育要「迴狂瀾於既倒」，相信指日可待。



本地古文教學的前景

最後，何教授分享了他對香港古典文學教育前景的看法。他承認由於社會風氣等原因，在香港推廣文學有一定困難，但他仍抱着樂觀態度。「推廣文學的時機是落後了，因為學校已實行十多年能力訓練。學生以為讀、聽、講、寫的能力高

